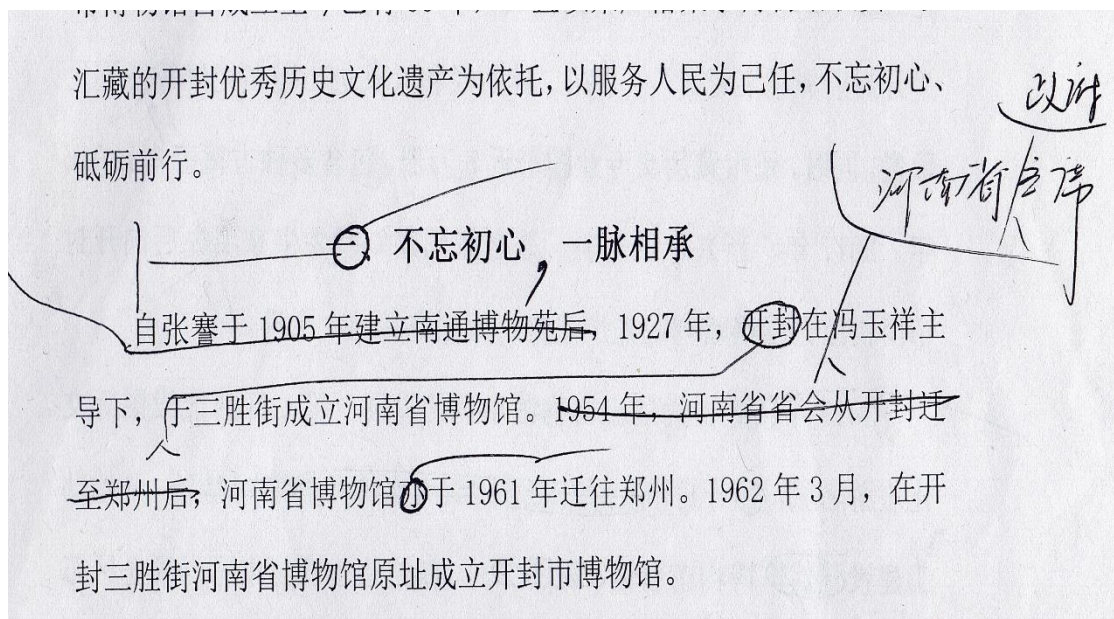


关于立场

立场是指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。作为一个机构、一个组织，是要有自己立场的；作为一个编辑部，它也是要有立场的。

《魅》书的编辑立场是：凡是能够张扬魅力主体的，都是有用信息，或称主要信息，都可以浓墨重彩、“写深写透”；凡是不能褒扬、赞赏魅力主体的，被称为非主要信息，或者叫辅助信息，要“一带而过”；凡是涉及魅力主体存在问题、工作缺失、阴暗面等，我们姑且称之为“负面信息”，不是本书研究对象，最好“避而不谈”。

一般地，论文会呈现“三段论”结构，包括现状、问题、对策和建议；而《魅》书只反映现状，一般不涉及问题和建议。《魅》书的“三段论”结构是：开门见山、直接点题的开头，中间叙述魅力主体的现状及发展趋势，最后是一个提炼总结、高度概括、适度拔高的结尾。



《魅》书要求入编文章目的性要强，不能把读者的视线引导到别处去。上面这个例子中，“自张謇于 1905 年建立南通博物苑后”，告诉读者，河南省博物馆亦即后来的开封市博物馆，较南通博物苑建立晚了 22 年之多！其他三处改动也是很有必要的：第一，冯玉祥当时的身份要介绍；第二，冯玉祥建的是河南省博物馆，此时的“开封”只能以地名出现；第三，“1954 年，河南省省会从开封迁至郑州”，在“历史名城”一篇已经交待，此处显得多余。

《魅》书的编辑立场要明确、坚定。下面这个例子，就是对南阳魅力人物范晔是否参与谋反一事，介绍太过详尽，容易使读者误入歧途。我们确定范晔入编本书，宣扬他编著《后汉书》的卓越贡献，立场要坚定，态度要坚决。争议是史学家的事情，我们要毫不犹豫删除之。

机成熟，就尝试怂恿范晔参与刘义康谋反团体，被范晔坚决拒绝。

范晔不参与谋反，几人怀恨在心。事发时，徐湛之、孔熙先等人事发后把谋反之事全部安在范晔身上，范晔唯一的错就是知道有谋反之事，但没有及时向刘义隆禀报，范晔有口难辩，最终被冤死。成了皇族内讧的牺牲品，最后背个谋反罪含冤被诛。

范晔死后，历史上对范晔的评价一直是争论不休。沈约撰写的《宋书》、李延寿撰写的《南史》，司马光的《资政通鉴》都认为“范晔谋反”是事实，对范晔多有贬斥。沈约站在刘宋立场上，在《宋书·范晔传》中不厌其烦地记录范晔‘谋反’的全过程，里面充满了主观臆断，如“晔默然不答，其意乃定”、“晔既有逆谋，欲探时旨、其缪乱如此”等等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·卷一百二十四》引用梁朝裴子野的议论，“夫有逸群之才，必思冲天之据，益俗之量，则愤常均之下。刘湛、范蔚宗皆忤态而贪权，矜才以徇逆累叶风素，一朝而陨，向之所谓智能，翻为亡身之具矣！”裴子野也是士族之人，他认为刘湛、范晔都因贪权，炫耀才华，追随叛逆之人刘义康，招来灭族大祸。

清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、著名史学家、经学家、考据学家王鸣盛，用汉学考证方法研究历史，历时 20 多年，对《宋书》及《南史》作有详实考订，其《十七史劄记》考订

其实，作者态度与编辑部也是一致的：“范晔撰史，贵德义，抑势利，进处士，黜奸雄。立言若是，其人可知！”